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文化参与：思考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的发展战略

阿拉坦宝力格

(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本文根据 2009 年在正蓝旗进行的田野调查资料, 从文化参与的理论视角整理田野调查的访谈记录与文献资料, 回顾这个典型的牧业旗走向工业化的路程, 分析同当地居民与企业负责人的访谈案例, 进一步探讨资源开发进程中文化参与的必要性。

关键词: 资源; 开发; 文化参与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一、民族地区资源开发

近年来, 由于全球范围内,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加速了资源的需求, 整个国际社会对资源的关注日益明显。在国外, 众多科研机构 and 学者对资源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成果。人类学研究从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入手, 也对资源的来源、分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例如在日本, 由人类学家牵头, 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学者参与, 花费近十年的时间, 以世界各地的资源开发与利用为研究对象, 从理论到案例, 开展了系统的研究, 并陆续出版了《资源与人类》^[1]等资源人类学系列专著。这些专著详细探讨了自然资源、生态资源、货币资源、文化资源等众多问题。可见, 资源研究在国际学术前沿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与日本比较, 中国是真正拥有资源的大国。更应该重视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研究。而且中国的很多非再生资源, 即对国家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化石能源多数集中在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能源开发对当地民生的影响如何, 实际上关系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持续发展之关键所在。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讲, 此类研究的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但在国内, 以往关于资源开发的研究, 大多归属于经济学领域。例如额尔顿扎布的论文^[2], 从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探讨了资源开发与地方收益的关系。但经济学研究一般不采用人类学的深度访谈方法, 民意调研不深。国内担负民族研究与民族地区研究之重要学科的人类学对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参与不多。发展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的研究中也时而接触此类问题, 但并未形成系统的整体研究。笔者近年来主持和参加了多个相关科研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已收集到不少关于资源开发与惠及民生方面的田野调查资料。在此基础上, 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一次整理, 探讨资源开发与文化参与的关系。本次研究的意义在于分析具体的案例, 试图以案例为依据探索干旱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当地居民的文化参与方面进行理论思考。这样的研究对政府部门制定民族地区发展政策方面也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资源是人类社会需求的物资与人力。广义上可分类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社会资源包括人类社会创造的信息、知识、文化等。而自然资源大多是指人类社会为生存所需的物资。从存续的形态上我们还可以把自然资源分类为再生资源与非再生资源。再生资源主要指森林、畜群等动植物。非再生资源主要指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与矿产资源。在干旱地区, 由于降雨量低, 水资源匮乏, 历来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比较贫瘠。尤其可以直接利用的农作物产量不高。前工业时期为生存于这样的自然环境中, 很多人类群体养殖畜群, 利用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植物资源。在我国境内, 这样的干

旱区域面积很大，而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也比较大。因此多数被称作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北方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均属同类干旱地区。但这样的干旱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非再生资源。因此，这里也是属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地。这里也是给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重要能源基地。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已成为被公认的重要能源基地。在这些干旱地区均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可再生植物资源比较贫瘠。过去这里曾普遍进行水资源开发，促使了农业发展，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河流和地下水受到限制。这些干旱地区也拥有广阔的草地资源。草地资源的开发促进了畜牧业发展，但生态环境退化明显，引起了过放牧等争议，生态与生计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近年来，这些干旱地区都开始逐步走向地下资源开发的道路，力争实现工业化。这样大大提高了地方财政收入。例如本次研究的案例地点正蓝旗（内蒙古）的2008年度财政收入4.93亿。2009年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时当地政府部门透露，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蓝旗电厂等工矿企业。利用锡林郭勒盟露天煤矿的蓝旗电厂每年为国家创利税9亿多元。内蒙古地区的资源开发已形成规模，尤其工矿资源开发潜力大，发展快，效益高。开发这些资源为国家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考虑当地居民的民生，使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呈现出和谐的繁荣景象等问题，已经被政府部门高度重视。但很多地方的资源开发与民生收益的关系尚不明确。为此，笔者在这里从文化参与这样一个理论视角探讨资源开发与当地居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文化参与

文化的定义很多。本文关注资源开发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因此根据生态人类学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一种人类为生存于自然环境而采取的行动体系。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中文化成为一种中介。根据哲学家的论断，人类是用文化把自己区分于自然界。但根据人类学家的观点，人类通过文化和自然界取得联系。没有文化的人类不可能生存于多种复杂的自然环境中。而且为了生存与各种多样复杂的自然环境，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也创造出了多种复杂的文化，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多种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多种文化形式。在很多经营狩猎采集活动的原住民社会里，如何取得猎物或野生植物性食物的方法都被称为文化。游牧社会对马群的经营技术感到自豪。其实马是为了生存在广阔的生态环境而被人类导入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态因子，也是人类为适应草原生态环境的一种手段。马群管理与骑术等有时被学术界称作马文化。但如果从资源的角度考虑马群的存在，你就发现马群可以被人类当交通工具，马群也可以给人类提供乳、毛、皮等产品，因此也可以把它称作一种可再生的资源。而这种可再生的资源被人类长时间经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技术体系的时候，人们称之为文化。人类对资源的开发促使一种文化的形成，而这样形成的文化后来又被人类用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工业社会其实也并不是和自然界完全脱离，只不过他们利用现代技术、以开发的名义接触自然界，工矿开发就是这样利用现代技术接触自然环境的一种行为。那些矿物原本是大自然的一种物质，但人类认识并利用它制造各种各样的现代性物质产品，提供给人类，而在提供的过程中，也利用现代的销售手段的时候，人类感觉到这些矿藏的紧缺性，从而又成为了资源。而围绕开采这些矿藏以及加工或销售这些矿藏为原料的产品之手段被称作现代文化。但这样的工矿资源与前面描述的畜群资源的区别在于可再生与不可再生方面。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方面人类通过文化的干预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而对不可再生资源，人类还没有完全掌握让它可持续发展的技术。

本文探讨的就是埋藏这些矿藏之地理环境的地表层面上生活了几千年的原住民应该如何参与开采和加工这些矿藏的现代开发进程中的问题。文化参与是指资源开发进程中，当地居民的文化如何被重视、被保留等问题。参与有几个形式，一般人们认为通过税收、补偿等方式，直接分配矿产开发与销售利润的一部分，这样的分配可以通过货币体现。但这样的分配一般通过经济谈判行为完成。在一般经济谈判中，参与各方的利益争夺明显，因此，执行开发行为的企业界为提高自己的利润之最大收益，往往压低对当地居民的补偿等方式，限制他们的利润分配额度。而没有受过任何经济学培训的原住民预见不到企业的利润规模，只觉得自己有了足够的补偿的时候往往主动放弃进一步争取利润的分配。这样会发生一种悲剧性结果，即某一种自然物资已被认定为资源的时候，企业界对其进行开发，获得庞大利润，但这个自然物资，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跟随开发而面临浩劫的时候，

往往会伴随对环境的破坏。而恢复环境破坏的成本往往不被纳入企业界的成本预算。这样，原住民起初得到的微薄的土地补偿无法弥补恢复自然生态环境的巨额费用。但原住民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不愿意放弃传统文化名义下的生活方式等。因此，我们这里可以考虑用他们最愿意保留的一种形式——文化来参与资源开发。即在资源开发的开始阶段就应该考虑如何保留当地居民的文化原貌。如果考虑保留文化的原貌，必须在资源开发的预算中就包括对原住民文化损耗与生态影响的成本。如果这些成本被纳入到企业的预算，他们为降低这方面的成本，可能采取尽量不触动当地生态与文化的行为。或者他们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文化和生态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最不愿意承担的是由此带来的对企业形象的损耗。因此这样的预算完全可以行得通。这样可以避免将来有限资源枯竭的时候，原住民还可以维持他们的传统生活，即传统文化的形式，继续生存于有机资源非常贫瘠的草原环境。

换一句话说，通过文化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文化参与，那些外来企业不能长时间保持盈利的情况下，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工业废墟。没有文化参与的资源开发不可取。工业化已成为地方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中如何保留原住民的文化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逃避现实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出路。一个出路应该是参与。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参与并不是经济方面的直接参与。我们思考的是文化的参与。“不仅是开发资源为国家创造财富，而且要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现代化工业，使当地的少数民族发展起来，不仅要使这地方的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富裕起来，而且在文化上也要提高起来”。^[3]不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如果想使不可再生资源的一部分流入可再生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当中，其重要途径之一应该是文化参与。“很多人类学家批评发展项目在规划过程中对地方文化与社会复杂性缺乏敏感性，对外界所促成变迁的不同影响反映迟钝”。^[4]“很多情况下，发展项目失败是由于规划者而不是受益人的无知。由于对地方生态状况、获得特定资源的机会、自然与气候等许多因素缺乏了解，规划者采取了不适当的干预行为，最后甚至造成灾难。”^[5]我们今天考虑现实状况的时候，同意学术界的尖锐批评，同时也会怀疑单一批评的有效性。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批评的舞台上，而更应该积极地去考虑出路的问题。因此笔者在这里以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为案例，回顾这个牧业旗走向工业化的进程，进一步探讨文化参与的必要性。

三、正蓝旗的资源开发进程

正蓝旗位于内蒙古中部地区纯牧业区域锡林郭勒盟南部。浑善达克沙地横贯全旗北部，南部为丘陵和草甸相间地区。沙地中湖泊多，灌木等沙地的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历来以经营畜牧业为主要产业。其实早期在清朝的时候这里是朝廷畜群放牧之地，这里的奶食品直接供应朝廷所需，因此历来这里的奶食品非常有名。1959年，由内蒙古自治区鉴定的“上都高勒良种马”驰名区内外。1978年，国家把正蓝旗列为全国商品牛生产基地。1990年的时候，这里的牲畜总头数104.6万头，当时是内蒙古细毛羊和草原红牛为改良品种重点。^[6]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具备明显地域特色的纯牧业区域。但跟随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牧业的生计模式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图 1.上都电力公司与草原旅游点景色(阿拉坦宝力格摄)

2003 年 7 月 29 日，锡林郭勒盟经济工作会议在正蓝旗举行。会上“盟委、行署要求在‘三化’中以工业化为核心，以此推动农牧业产业化，带动城镇化”。此次会议后来被称作“蓝旗会议”。^[7]而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思路成为蓝旗会议精神，原本为一个牧业旗县的正蓝旗也走向了工业化的道路。为国家创利税 9 亿元的大型企业蓝旗电厂（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公司）建立在这里。曾经为草原帝国至首都的元上都附近建立了大型发电厂，为国家提供热能的同时也为当地的地方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因此，会议认为“传统畜牧业已走到尽头，必须跳出畜牧业圈子抓畜牧业，用工业化的思路抓畜牧业”。^[7]2009 年 7 月，我们得到国际福特基金项目“内蒙古草原地区工矿开发及其社会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的资助，组织调查组，对正蓝旗进行科研调查。我们的这一课题组的调查重点任务是调查工矿业开发对草原地区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在政府部门的说明会上我们了解到，今天的蓝旗政府部门一致认为，6 年前的蓝旗会议精神，对今天的蓝旗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参与调查工作期间笔者一直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里的工矿企业开发对这里的草原地区的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

工矿企业开发对地方的财政收入带来很大的变化，而且数字方面的变化最大。地方财政有了资金，总会想做一些动作来改变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讲，工矿开发对当地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改变的是什么呢？改变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不想改变，尤其是相传承并保留延续几千年的文化这样的客观存在的时候，如果不想改变，或让他有合理的改变走向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话语态度？“解放思想”与“文化传承”有没有矛盾？如何迎合经济全球化潮流，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保留民族文化的精髓之部分？资源开发为主导，实现经济发展，提高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部门对此有没有思考等等。笔者在整个调查与研究过程中一直被这些问题缠绕。今天通过撰写这篇论文，想思考资源开发中的文化参与问题，来寻找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根据《正蓝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年规划纲要》，正蓝旗“十一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机遇和抓住我区①、我盟②加快发展能源工业的战略机遇，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转型，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化、城镇化和围封转移战略，坚定不移地发展第三产业，

坚定不移地提高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全力把我旗建成京北生态示范区基地、现代化畜牧业生产基地、能源工业基地、物流集散基地和草原文化旅游胜地，精心打造生态蓝旗、富裕蓝旗、文明蓝旗和平安蓝旗。报告中我们可以读到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已成为蓝旗政府部门的发展战略。报告称正蓝旗要“走出一条以工带牧（农）、工业化与城镇化、产业化有机结合，具有地区特色的发展道路。全力提升工业化水平，努力实现工业总量明显扩张、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经济结构明显优化、在全盟、全区位次明显提升四大目标。工业增加值每年增长 67.8%以上，到 2010 年达到 40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50%”。[8]此报告为正蓝旗发展改革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工业在正蓝旗发展改革总体布置中的位置。

根据《正蓝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年规划纲要》，正蓝旗的财政收入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9%左右，到 2010 年达到 17000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8%左右，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7%左右，到 2010 年,分别达到 5400 元和 5000 元。[8]这个数字上我们是否可以推断，通过工业开发，地方财政要获得很大的收益是肯定的。但最大的受益者是城市居民。而当地的土地所有者，或者文化所有者，即当地的农民和牧民被放在整个规划的次要位置上。

根据正蓝旗财政局提供的数据，2003 年到 2008 年的六年间，正蓝旗的财政收入从两千万增长到 6 亿。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2003 年的时候国税部门的比例为 20.28%，到 2008 年的时候国税部门的比例达到 70.88%。2003 年的时候地税部门的税收比例占 50.09%，到 2008 年的时候地税部门的比例下降到 23.40%。上划中央收入从 2003 年的 406 万元，2008 年增长到 32800 万元。2008 年的总财政收入 60412 万元，其中上划自治区 3821 万元，上划中央 32800 万元。这些数据说明，正蓝旗通过电厂提高了地方财政收入。这也证明了我们同政府部门进行座谈的时候，企业代表之处正蓝旗的财政收入中个很大的比例来自蓝气电厂的说法。也就说明地方财政收入中来自工矿企业的比例增长很快。但这个大额的财政收入并不是全部归于当地财政。近一半的收入又上交到中央财政或自治区的财政。

表 1.正蓝旗财政收入状况（单位：万元）[9]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全旗总税收	2224	7517	15012	26741	48347	60412
地方财政税收	1818	6795	14051	19346	26438	58858
上划中央	406	722	599	4623	17807	32800
国税部门	451 (20.28%)	720(9.58%)	795(5.30%)	6164 (23.05%)	23742 (49.11%)	42821 (70.88%)
地税部门	1114 (50.09%)	3487 (46.39%)	9588 (63.87%)	12428 (46.48%)	15129 (31.29)	14134 (23.40%)
财政部门	659 (29.63%)	3310 (44.03%)	4629 (30.84%)	8149 (30.47%)	9476 (19.60%)	3457 (5.72%)

我们于 7 月 15 日下午走访了当地的政协部门，和一位政协的干部了解了当地情况。根据当地政

协部门的一位干部透露，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城市建设，很少用于农牧民。^③很明显，工业化路子给蓝旗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好处大多是政府部门以及政府部门所在地的城镇居民，而原来的土地使用权所有者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土地补偿金。我们采访上都发电公司的领导层的时候，那位领导还很自豪地告诉我们当时的土地补偿很便宜。而且我们在谈话中也了解到，由于电厂为现代化企业，对员工的技术能力要求很高，因此当地居民几乎参与不到电厂的任何工作环节，如果采纳当地居民，除了高校毕业生外，几乎没有就业可谈。就算高校毕业生，也是面向全国各地，注重专业技术，因此也不会给当地居民倾斜。后来我们采访到旗政府附近的一户牧民，牧民的儿子在电厂找到了打工的机会，他的工作就是开大卡车，给电厂拉土、拉煤渣等。这样的打工族也是通过承包商招聘，因此，来自当地的居民子弟也没有几个人。

四、正蓝旗资源开发中的民族文化参与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方面，我们可以把工业化、经济全球化模式等看成是外来文化。而传统的東西可以看成是本土文化。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听到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我们的调查正好是正蓝旗举行那达慕大会的时期。有一位传统那达慕项目——赛马的组织者讲：今年赛快马的路程 30 公里，主要是看本土蒙古马的耐力。到了赛马现场我们惊讶地看到曾经在全区比赛获第一名的名马（当然是外地的良种马）没有参加比赛，听说马主任怕自己的马在这样的远距离比赛中受伤。但比赛的结果很多马都跑回来了，而且是当地的蒙古马。这个例子说明最适合于当地生态环境的生命体是经得住考验。本土文化的生命力也是一样的。

如果选择正确的政策导向，资源开发可以保护本土的民族文化，可以有力推动民族文化，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同时呈现的和谐状况。但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思考，政策导向等措施，资源开发可能毁灭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

我们于 2009 年 7 月对正蓝旗进行田野调查。7 月 15 日，我们走访了位于正蓝旗上都镇的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公司的王书记。和王书记的谈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企业界人士如何看待文化参与的问题。

访谈案例：

阿（笔者）：这里的电厂与元上都的文化遗址有关系吗？

王（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公司书记）：没有关系。元上都遗址是（蓝旗）自己开发的。发展好这个旅游产业，效益非常好的，产生的文化效应是连绵不断的，比开发小企业价值高多了。也许再过 50 年、80 年，这些企业都面临转型，旅游业需要转型吗？不需要。它只需要不断完善，这是长远的。现在自治区老强调工业化，在这种情况下忘掉了自己特有的优势，而且那种小企业进来后，对环境的破坏是最大的，它不会考虑到生态恢复，也不象我们这种正规企业，做好保护草原的各种措施。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赚了钱就走人，那种重污染的小企业不能引进在草原上，这都是政府做的。我们能够做到草原资源的有效开发与草原生态的环境保护，能够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因为大企业有能力做到保护草原生态，小企业没有能力了，它是以获利益为主，环境是社会责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陈光林书记（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提出文化大区域，实际上只提出了概念，少数民族文化推动的举措并不多。近几年内蒙古自治区 GDP 的高速增长，在全国排前几名，也有能力去做。这种文化推动力，对提高国民素质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始终认为，保护生态环境需要两种：一种是低水平，维护原生态，另一种是高水平，通过经济的支持力度来保护，西方国家我没去过，但是同事们回来后我们探讨过，那是高水平的保护，就看企业怎么做，怎么推动经济，维护草原生态。

阿：上都电厂有没有单独想做文化保护方面的一些事情呢？

王：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企业。这是一种公益性的视野，那必须是政府推动的，政府的意识强，推动的快，政府没有意识或意识不强，推动起来会比较慢，这是毫无疑问的。咱们国家不管是传统文化的发展，还是其他方面都不如美国，那是差老远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统一，那肯定是争强繁荣，如果其中一项是弱项，那么繁荣起来会很困难。回顾历史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统一的。旅游业的市场非常大。我们有地理优势、离北京、承德近，前景广、市场大，要看咱们自治区怎么做了。[10]

上都电力公司 2003 年开始建设。根据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的介绍，上都电力公司 2008 年的原煤消耗量达到 1035.7 万吨。根据工厂的工作人员介绍，日消耗原煤 3 万吨。每年国家创利税 9 亿多元。另根据电力公司提供的材料，“截至 2008 年 11 月底，公司共完成发电量 239.690717 亿千瓦时，利润 7.6746 亿元，创利税总额达 7.91 亿元，为京津唐地区经济建设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上都发电公司的建设，是内蒙古电业发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开创，为自治区改革开放和民族区域经济竖起了一座丰碑”。[11]可见，上都电力公司为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很大。但是上都电力公司实际上对当地的文化产业没有什么直接投入。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电厂的领导懂得文化参与的重要性，我们真心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当地政府部门重视并采纳。这位电厂的领导在谈话中透露出工业开发与地方文化关心方面的忧虑。他说电厂也许 50 年、80 年之后不知去向，那么电厂消失了，城镇化的路子走向何方？在干旱地区由于农产品的生产有限，集中大量人口的城镇化之路有一定的限制，而以牧场为永久生存之地的牧民和牧民的文化也许会给继续生存与这里的人们提供另一条可持续生存之路。

其实正蓝旗的农牧民也在思考文化参与的问题。他们在思考如何在工业发展中保留自己的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精华。他们对元上都的旅游开发也证明了这一点。正蓝旗政府大力推进工业发展，同时也不断加强对文化产业大开发与推动。这里的元上都旅游点的开发其实也正在尝试着一种文化参与。

在这次的田野调查中，两位当地牧民的行为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关注。一个是在家乡开旅游点的牧民，另一个是在正蓝旗开办奶食品厂的蒙古族青年。我们首先看旅游点的情况。

2009 年 7 月 17 日：正蓝旗，那日图苏木，达木丁苏荣，男，48 岁。

两个牧民家庭合伙经营草原旅游点项目。从苏木的银行贷款 15 万。

过去当过嘎查（村）干部，后来也经营过砖瓦厂。经营不好，砖瓦厂倒闭了。后来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共同开了这个旅游点。做了这个决定以后让姑娘上大学学旅游专业。家里有 100 只羊。10 多头牛，10 多头马。近年对旅游点投入了 5 万元。从苏木（乡）的银行贷款 15 万。以家畜当抵押。两家合伙投资。牧场面积有 2580 亩。没有申请旗里的 30 户生态移民④项目。砖瓦厂投入 30 万，但没有成功。家里有 3 个孩子。都在上学。自己只念了小学 4 年级的书。明年准备增建 10 几个蒙古包。一个蒙古包成本大概 11000 元。旅游业很好，但人多了也许会对牧场有影响。目前没有住宿的服务。只有餐饮。在后面的小河里可以钓鱼。还可以骑马。近年准备了 3、4 匹马。骑马的收入给村民。就这样想了很多方面的因素。原来旗政府也号召牧民开旅游点。5 月底 6 月初开始营业，到 9 月底 10 月初。用柴油机供电。希望牧民的孩子经营事业。但还想去城里生活的话对孩子有好处。（旅游点）近年肯定有盈利。经营方面没有可担心的。只是在周转资金和旅客方面有一点担心。想通过网络招揽旅客。目前有亲戚朋友帮忙。将来做大了就雇佣一些服务员。观光游客少的时候就可以放牧。姑娘经常出一些点子。经常提醒我应该多考虑如何让游客高兴。姑娘说我可以把旅游点建成牧户人家的形式。我想旅游点应该包括蒙古族传统生活。游客可以亲手做奶豆腐之类的。也想接受一些国外游客。想宣传蒙古地方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考虑很高的利润。同等价位就可以。如果我们的经营成功了，其他牧民也会学我们。我们很愿意让大家都做。我们不怕竞争。还打算开一个疗养院之类的。城市里的老年人很想到乡下呼吸新鲜空气。

其实这个旅游点给我们的启发很大。我们看到这个旅游点后一直在思考进城是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在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和世界各地的民族一样，传承自己的文化的同时，以本土文化为本，迎接世界范围的经济全球化潮流。

比较达木丁苏荣，有一位年轻的牧民，干脆选择了进城建厂，城乡结合的创业道路。他去年开始在嘎查养殖奶牛，开始生产奶食品，在旗所在地建了奶食品加工厂。下面是和他谈话的概要：

2009年7月18日：戴琴，38岁，男，现在经营罕克勒奶食品厂。98年开始建立加工奶食品的工厂。过去是牧民，学校毕业以后进城里经营工厂。现在工厂有9个工人，两名管理人员，一共11人。养殖50头奶牛。一天产奶1000公斤。另从牧民手里收购500公斤。一天加工1500公斤鲜奶。0.5公斤鲜奶的毛利大概0.8元。奶牛的饲料费用每天大概30多元。50头奶牛每天的费用大概2000元。奶食品每公斤销售价25元。检验费用和税收很高。年收入近20万。这里家庭经营者将近有100家。他们的成本很低，也影响我们厂子的营业额。但我们厂子产品质量有保障。

牧民这样开始走自己经营奶食品的路子。他们在经营方面借鉴了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但在产品的特色方面保留了传统食品的特色。现代经济潮流席卷一切民族特色的东西的时候，挣扎着保留一点传统的东西。其实这也是以一种文化参与。蒙牛、伊利等品牌企业，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大后山，从原材料到销售市场，占领了整个内蒙古，占领了整个中国的奶食品市场，牧民的小型奶食品厂和他们竞争同一类的产品是不可能，因此他们明白了可能生存的道路只有一个，那就是保留特色，实现文化参与。我们在这里回顾上都电力公司王书记的谈话，外来的小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大，也不采取任何环保行为，赚了钱就走人。可是当地居民开办这样的小型企业，性质就不一样了。他们赚了钱不会走，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开办类似的企业对环境的破坏也不会太大，因为他们并没有采用开发矿产的，设备不完善的小型加工厂，而是和传统文化有紧密联系的食品加工或旅游服务业。这里其实已经实现了我们所探讨的文化参与。

我们从整体的角度观察正蓝旗工业发展形势的时候发现，为实现地方财政收入的提高，实现GDP的增长，正蓝旗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建设了火力发电厂，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这样的城镇化进程使当地的原住民的文化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时候当地的居民采取了一种积极的态度。他们希望通过文化参与的方式迎合工业化的潮流。正在正蓝旗兴起的旅游资源的开发、文化资源的开发、奶食品产业开发等，其实都是当地居民文化参与的一种积极表现。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使这个潮流停止。虽然现在大家提倡低碳经济。但在锡林郭勒地区低碳经济的倡导带来的是另一个方式的草原占有。在锡林郭勒盟所在地附近有一个典型的草甸草原，但近年来风力发电几乎沾满了整个全中国独一无二的美丽的草甸草原。我们如何保留这个对全人类来说也是一个珍贵资源的典型草甸草原的原貌。当今的经济行为的诱惑无法停止对草原的破坏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即文化参与的方式来参与这里的资源开发，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草原的地下资源开发到尽头的时候，草原的环境承载力到极限的时候，人类还可以实现在这里继续生存的唯一办法就是文化参与。由此实现人类和自然环境的长久和谐共存。

注释

①内蒙古自治区。

②锡林郭勒盟。

③笔者田野笔记。

④正蓝旗政府生态办利用生态建设资金从全旗抽调30户牧民，围封牧场，到旗政府所在地经营商店、餐饮等服务行业。以“柴达木餐厅”为例，在旗里的房屋建设费用由国家出资6万元，牧民出资2万元，领得到3万元的补贴。

根据正蓝旗生态办的工作人员讲这是一种样板工程。

参考文献

- [1] 内堀基光,菅原和孝.资源人类学[M].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7.
- [2] 额尔顿扎布.民生为本、惠及百姓:再论鄂尔多斯模式[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9,(1).
- [3] 费孝通.关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A].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C].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388.
- [4] 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著,张春有译.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9.
- [5] 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著,张春有译.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2.
- [6] 锡林郭勒盟志编纂委员会.锡林郭勒盟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196-197.
- [7] 全盟经济工作会议在上都镇召开[N].锡林郭勒日报,2003-7-30.
- [8] 正蓝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蓝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年规划纲要[M].正蓝旗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材料,十三,2006年3月.
- [9] 正蓝旗财政局.正蓝旗2003年至2009年上半年财政收入情况[M].
- [10] 岳晓玲整理.福特基金项目调研组原始记录卡:上都电厂访谈记录[M].2009年7月15日.
- [11] 王海军主编.圣地新歌[M].上都电力公司,2008年,第5页.

The Cultural Participation in Resource Development: On the Developmental Strategy of Inner Mongolia Shuluun-Hoh-Hushuu

Altanbulag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1)

Abstract: This paper is on the fieldwork materials about shulun-hoh-hushuu in 2009. It reorganized the interview records and documental materials from the theoretical view of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nd recollected shulun-hoh-hushuu's way to industrialization. This paper gave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necessity of cultural participation in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cess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terview case of local residents and enterprise managers.

Key words: Resource development ;Cultural participation

收稿日期: 2010-10-18;

基金项目: 内蒙古大学国际福特基金项目“内蒙古草原地区工矿开发及其社会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作者简介: 阿拉坦宝力格(1965-),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人。博士,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